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# 佛劍情天

3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司马紫烟近照



## 作者简介

司马紫烟 享誉东南亚及祖国海峡两岸的“武侠小说圣手”。是近半个世纪读者最崇慕的武侠小说巨匠之一。

司马紫烟，原名张祖传，祖籍安徽，1935生，曾用笔名司马。武侠巨著近百部，代表作有《八骏雄风》，《招魂客栈》，《浪子燕青》，《剑情深》，《南疆飞龙传》，《大英雄》，《如玉赌坊》……。被无数读者爱不释手，百读不厌，如痴如醉，爱屋及乌，司马紫烟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偶像，司马紫烟的作品真正是文中寓乐，乐中益身。是值得世人鉴赏品评的佳作。

#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三十三 | 侠影萍踪 ..... | ( 697 ) |
| 三十四 | 武林玉符 ..... | ( 718 ) |
| 三十五 | 嫁祸江东 ..... | ( 737 ) |
| 三十六 | 手刃亲仇 ..... | ( 757 ) |
| 三十七 | 怀璧其罪 ..... | ( 776 ) |
| 三十八 | 真假莫辨 ..... | ( 795 ) |
| 三十九 | 计中有计 ..... | ( 815 ) |
| 四十  | 任重道远 ..... | ( 835 ) |
| 四十一 | 论剑大会 ..... | ( 855 ) |
| 四十二 | 鏖战泰山 ..... | ( 875 ) |
| 四十三 | 玉符秘籍 ..... | ( 896 ) |
| 四十四 | 玉女青锋 ..... | ( 917 ) |
| 四十五 | 寻踪探密 ..... | ( 937 ) |
| 四十六 | 深入虎穴 ..... | ( 959 ) |
| 四十七 | 一着失措 ..... | ( 980 ) |
| 四十八 | 剑帝风采 ..... | (1001)  |

### 三十三 侠影萍踪

三更时分，明月清辉。

在通往苏州的官道上，车声辘辘，打破了长夜静寂。

赶车的年约二十五六，剑眉朗目，俊逸中透着干练，一望而知是个久历江湖的游侠。

车辕上一边坐着一个女的，年龄在二十上下，人挺美，盈盈秋水，神情却显得悒悒，仿佛有着莫大的心事似的。

这一男两女，男的林佛剑，女的是尤丽娘、尤美娘姐妹。他们离开青城后，做了一番安排，又乘车来到这里。

年轻的男女常相厮守，总不能说毫无感情，何况在人前人后，他们也不避形迹，共行共止，即使有人当面开玩笑，他们也不否认。

但有人问他们是否已证鸳鸯，林佛剑总是笑笑摇头，回答两个字：“还早！”

问到尤氏姐妹时，她们更干脆，回答道：“我们本来就是相公的侍妾，证不证鸳鸯，只是一种手续而已，有与否都无关紧要。”

未娶先纳妾，这倒是人世间罕有的事，那么，这位在林佛剑心目中的对象——夫人又是谁呢？

如今深夜奔驰，值得林佛剑亲自御车，尤氏姐妹坐在车辕，难道车内的人儿就是这位主儿？

不？车内虽然是有一个女人，但这女人也不敢自居正室。

这女人究竟是谁呢？

竟是如此神秘。

她，是明月楼的明月，原是神秘门中的人。

自那次与林佛剑偶然的相遇，而有了合体之缘，又泄露在神秘门的身份，自然为神秘门所不容。

林佛剑在道义与责任之下，都难辞其咎，他挺身护花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从刀刃的边缘将明月救出，现在，林佛剑就是要送她至一个安全的地方，避避风头。

车抵苏州，自阊门进城，林佛剑片刻未停，直驶“天地双怪”府弟，此刻，“天怪”府邸大门早已大开，“天怪”寒傲天的宝贝女儿寒若水已在门口迎迓。

车直驶入中堂，大门立即紧闭，明月在寒若水奶娘陪伴下，进入内室休息。

“天地双怪”与林佛剑则进入密室，他们似乎早已预约好，要进行一件艰巨的工作，送明月前来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。

三人密谈，一直到天色大亮，出得密室，三人的脸上都有了笑意，似乎已经取得某种共识。

“天地双怪”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行事没有准则，全凭自己的喜怒，而林佛剑却是个主张“天道、天心”的人，这样的三个不同性格的人聚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共识呢？

这原因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寒若水没有问，尤氏姐妹更不想知道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江湖事，而且是件大事。

“潜龙堡”，在苏州北郊约二十里处，傍山依水，占地百亩。

堡主就是“地怪”萧莫野。

他与师兄寒傲天是在江湖上闯出了名的双怪，因此，“潜龙堡”在大江南北占着一份重量。

萧莫野膝下一子二女，男的威武，女的艳丽，再加上在武林声名远播，生活应该过得很惬意，很幸福。

但江湖上有股暗流，在蠢蠢欲动，“潜龙堡”似乎也受到了波

及。

萧莫野豪迈虽然一如往昔，但背着人的时候，则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忧悒。

少堡主“神力小霸王”萧震南个性耿介，胸无城府，内心藏不住秘密。

知子莫若父，萧莫野并没有告诉萧震南什么，倒是经常找两个女儿商议。

堡主的两个女儿，长女萧如兰芳龄十八，次女萧如黛芳龄十七。

姐妹两不但全都生得明眸皓齿，瑶鼻樱唇，体态婀娜，娇躯高矮适度，而且都天生玉骨冰肌，美绝尘寰，且玲珑剔透，美极了。

三更时分。

夜深人静。

“潜龙堡”内各屋的灯火都熄了，除了碉楼上值更堡丁外，所有的人都入了梦乡。

碉楼上的值更堡丁虽然共有四名，其实有等于无，形同虚设。

原因是，他们虽在碉楼上，名义上虽是在值更，但是，却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睁开的。

他们全都十分放心地坐在碉楼内，背倚着碉楼的墙壁打盹，而且鼾声呼呼，说不定正在学着“红楼梦”中的“宝哥儿”，魂游他们自己的“太虚幻境”呢！

这也难怪，“潜龙堡”威镇大江南北，迄今二十多年，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故。

谁敢在“老虎头上拍苍蝇”，胆敢夜入“潜龙堡”中生事惹祸？除非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然而，今晚竟有人不想活，竟有人敢夜闯“潜龙堡”了。

就在这三更刚过的时候，萧如兰莲步姗姗上了她自己住的小楼，楼上黑漆漆的没有点灯，显然婢女已经先睡了。

她推开虚掩的房门，进入房内，回手关上门。

当她移步走进桌旁，伸手想取火点亮灯时，蓦地，黑暗中响起了一个极低的话音，道：“兰姑娘，请别点灯。”

事起突然，萧如兰不禁吓了一跳，猛地后退一步，脱口惊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暗中那人道：“兰姑娘，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请姑娘冷静，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。”

萧如兰略略定了定神。

放低声音，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暗中人道：“我有事奉恳姑娘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姑娘先请坐下再谈。”

“不必了，你有什么事情，就请快说吧！”

“说来话长，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，而且事关重大，姑娘不坐下来怎好作长谈。”

萧如兰微愠，道：“我坐不坐是我自己的事，阁下如果再说有什么事，我可要叫喊了。”

暗中人道：“久闻姑娘乃是武林有名的才智超人、容华盖代的女中英豪，奈何如此沉不住气，看来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兰姑娘，别让我感觉失望，认为找错了姑娘，还请坐下来详谈如何？”

这时，萧如兰的双目，已经完全适应了房中的黑暗，看到了那暗中人乃是一个用黑布包蒙着头脸，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黑衣人。

萧如兰黛眉微皱，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请姑娘原谅，暂时不便奉告。”

“你有苦衷？”

“是的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没有‘不便奉告’这四个字了。”

萧如兰眨了眨美眸，道：“阁下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姑娘此问似乎有点多余。”

萧如兰冷冷地道：“阁下请回答我的问话。”

黑衣人笑道：“我是走进来的，如此回答，姑娘是否满意？”

“当然不满意。”萧如兰螭首微摇，道：

“阁下是怎么走进来的？”

“避着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眼睛，悄悄地走进来的。”

“阁下来了很久了？”

“并没有多久，大概是一刻时辰左右。”

萧如兰微一沉思，道：“阁下来的时候，房内没有人吗？”

“有！”黑衣人道：“姑娘的两名侍婢正在这房内。”

萧如兰道：“她两个会准许阁下进来？”

黑衣人笑道：“她两个自然不会准许我进来，但是，她两个却无法阻止我进来。”

萧如兰道：“她两个身手不弱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，她两个身手确是不弱，不过……”

忽地轻声一笑，没有接说下去。

萧如兰芳心更为暗暗一震，道：“她两个比阁下差得很多，是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姑娘应该明白，要不，我就进不来了。”

萧如兰芳心震悚，道：“她两个难道没有出声示警？”

“有！”黑衣人道：“可惜，她两个没有快过我，没有来得及张口出声。”

萧如兰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阁下把她们两个怎么了？”

“姑娘放心。”黑衣人道：“她两个毫发未损，现在隔壁房内，睡意正浓。”

“阁下点了她两个的睡穴？”

“请姑娘原谅，我不得不如此，她两个天亮时睡穴自解。”

萧如兰美目转了转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阁下果真是没有恶意。”



黑衣人笑道：“兰姑娘，我是有事奉恳而来，怎会有恶意呢？”

萧如兰美眸凝视着黑衣人，沉思了刹那，莲步轻移，在桌旁一张椅子上缓缓坐下，纤手微抬，道：“阁下请坐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多谢兰姑娘。”

说着，潇洒地跨前一步，在距离五尺左右的一张椅子上落了座。

萧如兰道：“夜深人寂，阁下请恕我连茶也不招待一杯了。”

黑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请勿客气，我擅闯香闺，尚请恕我唐突冒昧之罪。”

萧如兰美眸异彩一闪，笑道：“阁下也别说客套话了，请说来意吧！”

黑衣人一点头，道：“遵命！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突然喃喃吟哦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

这算什么来意？

这是唐诗人陈子昂“登幽州台歌”。

这是诗人用抑郁悲愤的语调，来抒发“生不逢时”，郁郁不得志的伤感。

但是黑衣人却用来表明来意，岂非牛头不对马嘴，可是，萧如兰却像是他的知音，嘴角也绽开了笑意，道：“我虽然已经知阁下是谁，但是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不敢当姑娘这‘请求’二字，有话，姑娘请尽管直言就是。”

萧如兰笑道：“如此，阁下是答应我的请求了？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姑娘，在未明白是什么事情之前，我不敢也不能答应姑娘。”

萧如兰道：“我这请求只是举手之劳，阁下也不能答应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虽然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我仍必须弄清楚是什么事，

才能决定答应与否。”

萧如兰美眸异彩一闪，道：“你怕吃亏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姑娘，我是怕下不了台。”

萧如兰美眸异彩倏又一闪，道：“阁下不但有一身高绝的武功身手，高绝的心智，而且还有一张非常会说话的嘴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能得兰姑娘夸奖，看来我该值得骄傲与荣幸了。”

萧如兰娇靥神色倏地一寒。

冷叱道：“阁下少贫嘴，伸出你的手来。”

话出突然，黑衣人不以为然地伸出了一只手，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但是，旋即倏然警觉地飞快的缩了回去。

萧如兰美眸异彩飞闪地轻轻一笑，道：“阁下，已经慢了。”

黑衣人心头不禁一震，道：“姑娘好高的心智，令我佩服。”

萧如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林公子夸奖，也请林公子原谅，萧如兰这里谢罪了。”

说着，娇躯盈盈起立，衿袪一福。

原来黑衣人就是林佛剑。

他这次来到苏州，就是由寒若水代表如兰姑娘的邀请，来肃清内奸，替乃父除毒。

林佛剑到了“天地双怪”府邸，立即密商，也就是研讨如何进行。

他夜探“潜龙堡”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就是要与如兰姑娘取得连系后，再作第二步打算。

刚才那首曲子昂“登幽州台歌”就是林佛剑见面的密语，因为双方都未谋面，像这等重大的事，如何敢对陌生人吐露。

身份表明，如兰姑娘的心情也轻松下来，心头也较前落实。

林佛剑欠身还礼，道：“兰姑娘请勿如此，林某不敢当。”

语声一顿，星目深注，接道：“姑娘早就看出是我了吗？”

萧如兰含笑道：“那不是看出来，只是怀疑。”

林佛剑道：“姑娘由何怀疑是我？”

萧如兰道：“一个陌生人进入‘潜龙堡’，对此地一切应该会陌生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我的卧室，除非有人事先透露，或绘了图样给阁下。”

“再者，从若水妹妹口中所述阁下身材和谈吐，但没有听到密语，也只能怀疑，不敢遽作论断。”

林佛剑不禁“哦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姑娘该是位有心人了。”

萧如兰娇靥不由微微一红，螭首一垂，没有接话。

于是，房内顿然有了刹那的沉寂，两人都默默坐着未再开口。经过一阵沉默之后。

林佛剑忽然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兰姑娘，如今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该正式研讨正题了。”

密语，是双方事前的设定，两个陌生人必然会互相猜疑，密语揭露，也就证实来人身份，无所顾忌了。

但是，萧如兰不知是有意刁难，抑或要更进一步认知来人，螭首微微一抬，美目倏然深注，竟然问道：“阁下，我真的知道你是谁吗？”

林佛剑微微一愕，道：“姑娘认为这还不够？”

“当然不够。”

萧如兰螭首一点，道：“我原本是有求于公子，不应该有过分的要求，但为慎重起见，公子却必须答应我的一个请求。”

林佛剑道：“兰姑娘，我想先请问是什么条件？”

萧如兰道：“请公子现示真面目。”

林佛剑笑道：“姑娘以前并未见过在下，就是露出真面目，也不能分辨出真伪。”

萧如兰眨眨美眸，点着螭首，道：“公子容貌，我已从若水妹妹口中获悉，一见之下，当可辨别真伪。”

林佛剑未再开口，缓缓抬手取下蒙头脸的黑巾，露出了他那剑眉星目，美秀的俊脸。

萧如兰看得神情不禁一呆！

旋而美眸异彩飞闪地道：“公子，你可真是那以仁剑取胜，不忍伤害敌人的林佛剑？”

林佛剑颌首一笑，道：“正是林佛剑当面。”

萧如兰美目深注地道：“我今夜有幸得睹公子风仪，当真是人如其名，忠恕兼而有之。”

林佛剑淡然含笑道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兰姑娘当代才女，怎也……”

萧如兰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我说的是理，也是事实，公子何必恁地矫情？”

林佛剑笑了笑，道：“就算是吧，我认为我们不应在这时候争论林某的为人，而是共谋对策。”

于是，二人移近，就在一张方桌边，两颗脑袋凑在一起，密议了一刻时辰。

两人说了些“潜龙堡”的事，其中特别提到萧如兰生母已亡，萧莫野在三年前娶了继室。本来其乐融融，但近年来，萧莫野似乎被病所困。

最后，萧如兰道：“下月初三，是家母忌辰，每年此日家父必携我兄妹三人至坟前祭奠。”

林佛剑道：“你那继母会不会一同前往？”

“会的。”萧如兰道：“她虽然内心一万个不愿意，但表面上却依然要装模作样意思意思一下。”

“好！”林佛剑道：“下月初三，应该还有四天时间，在时间上足够我们布置了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道：“哦！对了，令堂的坟墓在什么地方？”

于是，萧如兰告诉了林佛剑地址，也约定了下一步行动的方

案,好在时间还充裕,还是先处理好明月的事要紧。

四海镖局在齐碧霞与阮雄等一批年轻人主持之下,业务蒸蒸日上,镖不论远近,不计价值,他们都一口气接下来。

正副总镖头坐镇总局,绝不出马,接下来的镖只插一面镖旗,派两个伙计押送,却从未失误。

他们俩每天必到展毓民的屋子里去请一次安,有时立刻就退出,有时耽搁得久一点。

这段时间是镖局里最紧张的时刻,不但门下弟子四下把守,连老一辈的齐苍霖、阮来风、方超人与何月儿,也都不辞辛苦地分头把风。

四海镖局在金陵固然建下良好的声誉,京师与余杭两处分局也业务鼎盛,忙得不可开交。

只是他们比较谨慎,每次出马,至少总有一两位镖头押送。

身为股东的章清泉父子乐得笑口常开,整天都在案上操珠计算盈利,在半年之内,居然赚了百余万之多。

按照合约,他们可以占利三成,那也有五十万两。

这位退休的盐道大人每遇见旧日同年,必然要夸耀一番自己的投资目光正确。

像这样的收入,在盐道任上,即使长袖善舞,八面玲珑,也得要两三年才能捞到,不但要担风险,还得打点上司关节,哪有如此顺利轻松呢?

四海镖局在半年内积存百万,难免引起一些同行的眼红。

可是,四海镖局很慷慨,这笔盈余除了必须的开支外,一概存入钱庄。

凡是有其他镖局如果护镖时受了损失,只要证据确实,一概由这笔款项下赔付。

半年内赔付的银子,居然也是数十万两之多,这种作风使受惠

者感激涕零，眼红的人可就没有闲话说了。

大家都在奇怪，四海镖局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？

据总镖头齐碧霞的解释，保镖乃武林人惟一的正当求生途径。

四海镖局运气好多赚了一点，未必人人都会如此走运，万一因为损失过巨，不堪赔累而致变节易志，走入歧途，岂不是太可惜了。

假使哪位同行气节较高，宁可毁家倾产，甚至锒铛入狱，那更是武林人之悲哀。

四海镖局的盈利得之于武，用之于义，为同行解决一下困难，使武林正气不坠，才是武林应有的道义。

吾人借保镖以行侠，既不求名，又不求利，但求心之所安，道之所归，此外一无所求。

这番话很漂亮，自然也没有人驳得倒，惟一令大家感到不满意的是那运气两个字，保镖这一行中，绝对谈不到运气，一定要靠实力。

四海镖局的运气是靠雄厚的实力来支持的，用运气来作借口，似乎太傲了一点。

但是这种不满只能放在心理，因为四海镖局已经够仁至义尽了。

他们虽然来者不拒，但索价甚昂，高出行价的一倍，使得出不起大价钱的商旅望而却步，不得不照顾别家。

否则，但凭四海镖局一支镖旗，两名镖伙就能通行天下的声势，稍稍降低报酬仍然获利十倍的保镖方法，必可吃尽天下的镖局，任何一家都只好关门了。

四海镖局接下的都是别人不敢保的镖。

尤其长江水寨所辖的范围，只有四海镖局能凭一支旗子而通过，这种魄力就没有一家能比得上，也证明了齐苍霖的青城之行，未曾落败。

因为，苗英在巴东重会乾坤剑派的事，早已腾传江湖，大家也

知道了苗英对青城的畏敬。

如果他们在青城吃了亏，长江水寨对四海镖局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，因此大家眼看着四海发足了财，也只有暗地里咽口水，甚至于自己的镖失了风，还得厚起脸皮，接受四海镖局的帮助。

只有跟四海镖局接近的金陵镖局，才知道齐碧霞这种做法，另有一层用意，他们为的是林佛剑。

阮雄与林佛剑有过约，第一笔失镖算是酬恩，甘心白白奉送，不派镖师护送，是存心表示奉送之意。

阮雄作过交代，只要林佛剑出头，不管那笔镖价值多高，他们决心认赔，反之除了林佛剑，也没有别的人敢动四海镖局。

他们贮起盈余，就是准备赔偿，以免临时筹措不及，影响了镖局的声威。

可是半年以来，林佛剑始终没有现过踪影，也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。

他们又怎知林佛剑因为明月的缘故，而惹上神秘门的连万里，展开了一场为情为爱的君子之争。

夜未深。

月方明。

明月凭栏立在小楼上，仰望着夜空已多时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她本来被林佛剑送至苏州隐居起来的，在天怪府中天天和寒若水见面，小姑娘天真得很，二人相处忽冷忽热，让明月感到很不自在，于是她借了理由，说是要到朋友家去小住几天，于是她就去了“多情楼”。

那里虽然是个青楼，但属于风月门所有，而林佛剑与苏语容有着一分默契，三分的交情暂时让明月小居一段时间是安全的。

明月只是寄居，而不是来献技、陪酒。

苏语容为了争取林佛剑这个人，自然对明月照顾得十分周到，

但是，明月心中仍然不太平静。

她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影响到别人。

明月有一个秘密，也就是她心中的剧痛，因为她的生命中有着这样一个男人阴影——连万里。

连万里是她的上司，是她的恩人，是她的男人，爱她欲生欲死的人，现在正在找她。

她知道连万里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。

他要找出这个人，就算把整个城中的地皮都翻过都在所不惜，这样她在多情楼又怎能住得安稳呢？

于是，她又回到了明月楼，待候连万里的来到，事情终要有个解决。

蓦地，楼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，小诗急奔而来，神色显得慌张。

“小……小姐！”小诗喘着气。

明月悠然回过头来，道：“什么事你们这样慌张？”

小诗忙道：“小姐，连爷他来了。”

“连爷？”明月很平静的道：“你是说连爷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连爷。”

明月道：“要来的终于要来，想躲也躲不掉，在……那儿？”

“这里！”连万里应声掀帘跨进。

明月一见，似喜还忧，竟说不出话来，连万里一直走到明月面前，道：“怎么，才多久没见，就不认识我了？”

明月微摆螭首，道：“怎么会呢？不知道您的驾临，没迎接您，生气了？”

连万里笑着截住她的话尾，道：“怎么这样客气？用得着这么做吗？看来越来越生分了。”接着一挥手，两名女婢退了出去。

明月不由又叫一声：“爷您坐！”

连万里打量着明月，怜惜地道：“才多久不见，你憔悴多了。”

明月微喟，连万里接问道：“日子过得怎样？”



“还好。”明月垂下了头。

连万里一旁坐下，明月在他对面坐下来，仍然垂着头，仿佛不敢正对连万里。

灯花一朵又一朵爆开，沉默了一会。

明月终于抬头，眼中有泪。

连万里看到，一声叹息，目光一转道：“这里的一桌一椅，似乎没有多大变动，而且纤尘不染。”

明月幽声道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，这是一个女人的分内事，所有的东西，摆设还是老样子……”

“你似是有心人！”连万里淡然一笑。

“我虽有不可赦免之罪，可是我并没有泄露组织内的片言只字。爷请您为我缓颊。”

明月凄然四顾又道：“这儿的的东西都是爷替我添置的，明月虽然出身青楼，但也知道惜物，惜情。”明月可是个卖笑不卖身的清官人，连万里为她赎身后，把她推介给神秘门风月堂，担任联络任务。

连万里笑笑道：“你似是有情义，这样说来是我薄情了？”

“明月不敢。”

“当年我量珠将你赎出来的时候，也许是被你美色所迷惑，但我可以对天发誓，绝没有‘金屋藏娇’的念头，因为我练的是童子功，是不能犯女色的，让你独守空闺，闲着春花、秋月，我亦过意不去，所以我早就有开笼放雀的念头。”

“明月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这样也不招呼一声，就跟林佛剑跑了！”

明月鼻头一酸，晶莹的泪珠不停地外淌，泣声道：“爷，是明月糊涂，若非爷，明月现在只怕仍然沦落青楼，这样的大恩大德，明月是永志不忘的。”

“这些话，当年我们已经说得太多，何必重提。”连万里目光转向那挂着“七星宝剑”的地方。